



楊太真外傳卷一

史官樂史撰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



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  
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  
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  
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  
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  
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  
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  
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  
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  
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

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  
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  
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鷲鳥所搏上令妃授以  
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  
於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  
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  
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  
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  
馳使

明馳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



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  
合金平脫鐵面椀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  
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  
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  
戶部侍郎小男朏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  
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  
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毋重  
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  
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  
妃號國男裴徵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

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  
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  
經冬還宮闕去即與妃同輩華清有端正樓即  
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沐之室國  
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號國相對韓國秦國薨  
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  
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  
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琴瑟珠翠燦於路歧  
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  
馬千餘頭疋以劔南旌節噐仗前驅出有餞飲



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闡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先死獨號國韓國國忠轉盛號國又與國忠亂焉畧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號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媼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袞袂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號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  
祿山反幽陵

祿山本名軋瑩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穰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卧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



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  
國

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號國貴妃三罪莫敢  
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  
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  
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  
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  
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  
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  
豈不由楊國忠割剥眚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

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  
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  
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  
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  
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毋恐張氏絕嗣  
乃置女奴嬪姝于樓復壁中遂有娠而生  
國忠後嫁于楊氏

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  
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



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  
聖慮截斷

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  
巷中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  
司錄韋鏐

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  
宮撫妃子出于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  
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

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  
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  
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數息使力  
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綉衾覆  
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  
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  
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  
張野狐曰此去劔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  
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  
出宮門欲幸號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



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即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裳天寶末京師童謠曰

義髻拋河裏黃裳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牙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



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  
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  
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  
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  
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  
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  
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  
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  
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  
綳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曾前猶有錦香

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  
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旣  
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自上  
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  
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  
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  
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  
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  
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



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  
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  
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  
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  
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  
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  
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  
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  
國因失此寶風雨慙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  
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

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  
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  
與親王棊令臣獨彈琵琶

其琵琶以石爲槽鷓鴣雞筋爲絃用鐵撥彈  
之

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抨子將輸貴妃放康  
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  
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  
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  
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



幸尚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淒  
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  
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  
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  
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  
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  
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  
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  
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

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  
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  
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  
冠金蓮靴紫綃佩紅玉拽鳳舄左右侍女七八  
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  
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  
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  
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徼其意乃復前跪致詞  
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  
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



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乂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

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

### 大收代宗小字

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袍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乂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由林甫之



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楊太真外傳下

卧游錄叙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入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直以為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銜時初授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充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



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卧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大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卧游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



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  
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  
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  
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  
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

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者傍有白石山

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志石賴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  
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  
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  
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自浩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  
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荅曰意謂乃不  
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  
滓穢太清邪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卞令目對向朗朗  
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世目周侯嶷如  
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  
疑僕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  
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日之  
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日見  
琳琅珠玉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  
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  
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讎後王逸少下  
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尔時風範不  
得不少頽右軍荅曰唯丘壑獨存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樵伐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邾巖側藉  
登嶺就之箕踞相對藉問之仡然不應藉因  
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藉復嘯意盡  
退還半嶺許聞上嚙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  
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  
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  
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  
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  
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耶時所種柳皆已  
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  
泫然流淚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  
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昔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有人問裴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

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佷枝其鶯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聞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



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  
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  
蛇鼠之類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  
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爨已  
至閣下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  
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  
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

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  
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弱草  
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  
兔三十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焦灼理極意謂  
不復有清涼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袂衣顧  
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言今我不為樂知  
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糧不復疫癘知此物  
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  
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瘡吳遠游曰此非  
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  
熟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  
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瘡固宜丙  
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  
甚美乃為書此帖

父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  
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

箇沒興庠張鎬相公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  
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  
所從出出山肩輿却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  
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  
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  
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  
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  
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翳然以深其



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  
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倚桐檜栢有山  
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  
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鄰里魚蟹菊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張  
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日  
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  
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今日遊白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電散  
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  
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  
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  
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  
父甫之弟子辨留語半日六迫寒食且歸東  
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棹舟橫江而去僕  
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見舟及武昌步  
乃還尔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  
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  
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以必感物愴然有不



勝懷者

莫夜月明獨與蕙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  
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效  
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  
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  
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  
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

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石鍾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  
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寧開霽林  
間月出可數豪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  
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  
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投石  
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  
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



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余謫居黃州辯才叅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  
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  
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  
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  
喬木蒼然雲濤際天目錄以寄參寥使以示  
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  
川廣衍東西數百里高山少室天壇王屋岡

巖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  
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其公  
侯共之一晦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  
盛實甲天下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  
谷谷中多大石巖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  
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  
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  
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



轉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  
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  
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  
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  
曰雖茲山之勝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  
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

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繞通人復行數十步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  
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  
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  
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  
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  
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  
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  
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  
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孟嘉字萬年爲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叅軍君  
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  
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受仕

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  
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  
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  
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  
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廷  
隕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  
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御  
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



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  
若無人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  
之民歟

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  
為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挹茲  
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空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  
繼伯父後盥仲觀粹中亘元邀皆有氣節博  
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鶻德  
苻陳恬叔易為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  
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  
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  
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

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  
而後歸

陽翟辛 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吾不仕  
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  
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  
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辛君留  
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  
草終身自樂



山遊錄終

山家清事目錄

相鶴訣

種竹法

酒具

山轎

山備

梅花紙帳

火石

泉源

山房三益



插花法

詩筒

金丹正論

食豚自戒

種梅養鶴圖記

江湖詩戒

山林交盟

山家清事目錄終

陽山頂氏文房

山家清事

相鶴訣

可山人林洪龍發著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  
丹頸碧毛羽瑩潔頸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癯而  
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廼可謂之鶴望之如鴈  
鶩為鵠然斯為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  
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  
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寘食  
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又則



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強耳

###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爲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爲醉日亦爲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園丁曰種竹無時認取南枝又曰莫教樹知先鉏地令鬆且闊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帶舊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遽拔去又有一秘法迎陽氣則取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若慮風則去稍而

泰山顧氏文房

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筍過此謂有他法者難矣哉

### 酒具

山徑兀以蹇驢載酒詎容母具舊有偏提猶今酒甃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爲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祗衣麓直掇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



差省矣唯酒楹當依沈制用銀器一

### 山轎

夏禹山行乘轎漢南粵王輿橋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轎度嶺而洪景盧亦謂山行之車車只宜平地孰若今轎爲便橋即轎固無疑矣若山轎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單用肩板撥繩低與之猶今貴介郊行者良便遊賞有如謝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爲雅孰若今釘履爲便云

### 山備

陽山顧氏文房

山深蠶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旦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 梅花紙帳

法用獨牀傍植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衣角安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掛白塵一上作大方日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前安小踏牀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寘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單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



意古語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儻未能以此為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汚之

###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化書云陽燧召火方珠召水燧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鋸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在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掃落葉以儲之尤見有徹桑未雨之意

### 泉源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湯山顧氏文房

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脩福之事云

###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貯以紅蒸布囊作枕用能青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温煥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膠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 插花法

插梅每且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項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搥



破挿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灰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箋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蹲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

陽山顧氏文房

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母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



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  
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  
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  
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  
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 食豚自戒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矣試之  
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  
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  
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

陽山顧氏文房

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  
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據

### 種梅養鶴圖記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入竹丈  
餘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餘二丈環以梅入  
梅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  
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中屏書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進  
二丈設長榻二中掛三教圖橫扁大可山宇上  
樓祀事天地宗親君師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



客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  
穀列農具山具壁塗澤以芋書田所畝三十記  
歲入一安僕役庖廡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  
鶴屋養鶴隻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  
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母苦吟以安  
天年落成謝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  
下恕交隣睦爲子子孫孫悠久地先大祖瓚在  
唐以孝旌七世祖逋寓孤山國朝謚和靖先生  
高祖卿材曾祖之召祖全皆仕父惠號心齋母  
氏凌姓今妻德真女張與自曰小可山家塾所

陽山顧氏文房

刊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大雅復古詩集趙  
南塘趙玉堂序跋西湖衣鉢樓秋房跋文房圖  
贊真西山跋詩後趙南堂跋平衢寇碑謝益齋  
史石窓陳東軒書梅鶴圖王潛齋擬晉唐帖并  
寄詩陳習庵諾薦書唐宋詩律施芸隱詞扣閣  
奏本十上都賦一續諷諫篇三十所藏當世名  
賢詩帖不計百江湖吟卷不計千先和靖遺文  
二祖收五斤鉄簡一誥勅存三十汀洲兄文雅  
禪書一家傳慈湖太極圖以辛卯火不存其欲  
求趙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經史節二論策括



二志未遂而眼已花此圖落成在何時山有靈  
將有大濟遇姑錄其梗槩少慰吾梅鶴云

### 江湖詩戒

樽酒論詩江湖義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  
一句之爭甚者赭面裂眦豈義也哉不思詩之  
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選者果  
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  
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  
斯而已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  
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曰

陽山縣氏文房

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全此  
交情惟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  
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  
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  
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  
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  
隨所言母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會次  
坐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



自如不許逃席之位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斯毋  
違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  
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  
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  
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山家清事終

嘉靖壬午長洲顧氏家塾梓行

西



